

读书季
Reading



窈窕熟女

Yaotiao Shunü | 长篇小说
赵瑶瑶 著

爱情里没有负能量，一起勇敢向前冲

中国工人出版社



窈窕熟女

Yao tiao Shunü 长篇小说

赵瑶瑶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窈窕熟女 / 赵瑶瑶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08 - 5337 - 4

I. ①窈…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5141 号

窈窕熟女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陈 亮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 (总编室) 010 -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42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伤不起	12
时下最流行的“烟熏妆”	25
入职便成老员工	34
齐思的分店	40
卖酒还是卖笑	47
陷害	56
撞破	63
男人恐惧症	71
“玩死皇上不手软”	80
一根头发丝	89
真宝的决定	97
缺心眼子	105
谁是谁的“三寸”	113
离婚,是谁的错?	121
Hold不住的聚会	130
神秘的数字	

137	是激情还是爱情?
145	博士的思想,我们永远不懂
153	是悲哀地活着还是痛快地死去?
160	无性婚姻
168	离开是因为看开
176	神秘的凌远
185	一切皆有可能
193	婚姻的真相
200	开不了口的离职面谈
209	理智与情感
217	特别的甜点
225	第三类感情
234	午夜的视频
242	回家的路
251	示威
259	疯女人

昨日重现	267
仍愿相信	275
双胞胎的惊喜	282
绩效考核	289
家庭暴力	297
真宝的情事	306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313
我服你	324

伤不起

这是一个全民恐慌的时代,恐钱,恐房,恐婚。

多数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拿着微薄的工资,仰望着一路飙升的房价,直入云梯,望尘莫及。

齐妙便是这“三恐”族中的典型代表,年近三十岁,仍是没钱,没房,没结婚。

不仅如此,最近她还陷入了“三失”境地:失恋,失眠,失业。

这三样对于女人来说,糟糕比晴天霹雳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齐妙感觉前三十年完全白活了,谈了六年的男友跟别人结婚了,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公认的“睡美人”也开始失眠了,辛辛苦苦打了六年工的电脑公司突然就宣布转行卖酒了,并且老板丝毫没有体

谅齐妙在这六年里的汗马功劳和卓越贡献，只是多发了两个月工资，给了她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顺带一通讽刺地就把她打发走了：你年纪太大了，又不会喝酒，不要再打工了，赶紧嫁人吧！

一夜苍老。齐妙欲哭无泪，活到三十岁，她已经知道现实不相信眼泪，哭泣换不来爱情，换不来睡眠，更换不来工作。

她决定更加爱自己，以弥补现实生活对她的残酷。所以，没有丝毫迟疑的，她决定只休息两天，便去找工作，她要更加强悍地活着，她要拥有好多好多的钱，用来弥补失去的爱和睡眠，她绝不允许自己如此狼狈。

休息的两天，齐妙也没闲着，她抽空去了堂姐齐思的服装店，准备给自己置办一身新的行头，为接下来的新工作做准备。

齐妙到店里的的时候，堂姐没在，倒是店里的两个小姑娘正在交头接耳，她们没有看见齐妙进门，所以接下来的话便一不小心地钻进了齐妙的耳朵里。

“我昨天在森林公园看见老板了，他搂着一个小姑娘逛呢，两人的样子可亲了，我们老板娘真可怜。”

“有什么可怜的呀！现在有钱有势的男人都这样。正常得很呢，外面没有小三才不正常呢。”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告诉老板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买衣服了。”齐妙听到这里感觉非常不爽，大叫一声，打断了店员的谈话。

“妙妙姐来了，稀客呀。”两个小姑娘特别机灵，每次看到齐妙

都叫的特别亲热，一边说着一边过来拉齐妙的胳膊，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扶老佛爷似的把齐妙驾到了收银台前面的沙发上。

“你们说的是真的？”齐妙坐下来，抬起头，严肃地问她们。

“是真的。我发誓，我看的特别清楚。”其中一个立马举手发誓。

“行了，你们说话当心点，别让我堂姐听到。”齐妙嘱咐她们，自己却在内心考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堂姐。

正琢磨着呢，齐思便推门进来了。

“妙妙来了。”齐思看见齐妙坐在沙发上，笑盈盈地走到她跟前。

“姐。”齐妙站起来，拉着齐思的胳膊撒娇。

“呵，想吃什么，姐给你去买。”齐思总是拿齐妙当小孩子看待，这也不能怪她，谁让她们相差六岁，从小齐妙就在齐思后面当跟屁虫呢。

“不吃了，我来挑两身衣服，我准备换工作了。”齐妙装作轻描淡写地说，不过神情还是有点不自然。

“走，我们去沙县小吃。”齐思看了齐妙一眼，拉她出了门口。

两个人直奔沙县小吃而去，到了地儿，齐思点了齐妙最爱吃的鸭脖子还有乌鸡汤。

“姐……”齐妙欲言又止。

“行了，吃完再说。”齐思已经知道齐妙遇到事儿了，因为没有人比她更加了解这个堂妹，算起来，她算是从小把齐妙带大的，两个人比一母同胞还要亲。

齐妙本来没打算哭,但是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掉进了汤里,在堂姐面前,她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就算她要坚强给全世界的人看,但是她却可以在堂姐面前哭,因为堂姐是她从小到大都依赖习惯了的温暖所在。

“好了。是不是出事儿了?”齐思放下筷子,递过去一叠纸巾。

“嗯。”齐妙接过纸巾,哭得更凶了。

“说说,受什么刺激了?”齐思还开玩笑。

“许言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啪!”齐思猛地放下筷子,“腾”地站了起来,那动静把齐妙吓了一跳,周围正在吃东西的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她们俩人。

“我要去找他算账,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齐思义愤填膺,一副拼命的架势。

“姐,算了吧。”齐妙拉拉堂姐,示意她坐下。

“就这么便宜这王八蛋了?你可别忘了,这么些年你那点工资可几乎都给他寄去学什么狗屁 MBA 了,现在他干的这是人事儿吗?过河拆桥呀。”没有人比齐思更了解齐妙对许言的付出。

“我支持他,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便宜让别人讨了去,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运气不好。”齐妙自暴自弃。

“你没毛病吧?你爱他吗?”齐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是出自一个付出六年青春,然后被人随便抛弃的女人嘴里。

“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大学的时候我没人追,就他敢追求我,我没得选,就将就一下,聊胜于无,这一将就,就这么些年下来了。”齐

妙讲这些的时候，特别平静。

“那你不觉得冤吗？六年呀，可不是六天！”齐思一激动，音量抬得有点高。

“这世界上的冤案还少吗？我这个算什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姐，我还告诉你，比这更冤的事情还有呢，我还被炒了，顺带还失眠了。”齐妙跟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都被许言那东西祸害的，我绝不能饶了他，让你姐夫找人收拾他一顿，还必须得让他赔你青春损失费。”齐思沉默十秒钟，突然咬牙切齿地说。

“你跟李浩东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变流氓了？”齐妙一听这话，就有点不高兴了，忍不住讽刺齐思。

“你姐夫怎么了？至少他是个爷们儿，不像许言，这么缺德，不明不白地跟了他六年，说分手就分手了，他当你是什么？”齐思替齐妙气愤。

“你就这么相信李浩东？”齐妙想起店员的议论。

“夫妻之间就要互相信任，他现在改好了，也不出去混了，在交警队里干得挺好的，也特别辛苦，我理解他。”齐思说。

“以前的事情你都忘了？”齐妙提醒她。

“谁都会犯错，我不想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毁了我自己的幸福生活。”齐思说的很慢，也特别认真。

“嗯。”齐妙低下头，继续吃东西，但是脑子却有点蒙，这都是堂姐引起的，作为女人，齐妙不想掺和别人的家事，作为妹妹，齐妙又希望堂姐什么都不知道，一直能够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幸福下去。

或许齐妙的想法多多少少有些像鸵鸟,但是人到三十,经历若干波折受过无数白眼的齐妙却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难得糊涂。

有些事情,本就不需要明说,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事情,作为外人,更没有资格去评说。

如果说爱情是一门课,那么婚姻则是一门哲学课,太深了,齐妙连爱情课都没及格,何况婚姻呢,她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

齐妙虽然已经三十岁高龄了,但是却一直活得傻乎乎的,除了在学校最后一年,她跟许言确立了恋爱关系外,其余的时间他们都是靠写信与打电话维系,许言毕业后去了广州工作,而齐妙留在了北方,虽然两地相隔甚远,但是齐妙一直没有怀疑过许言,因为她一直觉得许言是一个比自己还要傻的人,腼腆,老实,不善言辞。然而正是这个老实人,做出了最龌龊的事,他背着齐妙有了一个交往三年的女友,不仅如此,这三年间,他还接受齐妙每个月寄给他的钱,因为他与女友的新房还差几万块的首付款。

当然这些都不是许言说的,而是那个新女友按捺不住,打了电话给齐妙,电话里的声音很嚣张,很得意,很刻薄。最后还提到了齐妙这几年寄给许言的钱,意思是这钱是齐妙自愿的,他们不欠她的。

齐妙的心一秒钟便冷了下来,凝固成了冰,她说:“放心,那些钱我不会要的,算是我送给你们的贺礼吧!”

齐妙在最后一秒都很冷静,处理的也很得体。但却吃了大亏。挂了电话,齐妙想挤出两滴眼泪,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不过那颗

原本还有点热气的心从此后便化为了千里寒冰，再难有人能够将其融化。

失恋，失业，失眠。

齐妙都没哭，一是哭不出来，二是实在没有时间。存折里的钱少得可怜，交完房租，能让她坚持一个月就不错了。

与堂姐吃完饭，齐妙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她打包了一些吃的拎回了租住的小屋，走到楼下时，她看见自己屋里的灯亮了。

是真宝来了。

“真宝，你来了？”齐妙很兴奋，三两步跑上楼，门没关。

“呵呵，冷静，你的声音 500 米外的人都能听到了，大嗓门。”果真是真宝，她顶着一个寸头从里屋走了出来。

“妈呀。你是人是鬼？”齐妙看到真宝的新发型，吓了一跳。

“是鬼。”真宝伸出舌头，跑过来掐齐妙脖子。

两个人正闹着呢，一个声音打断了她们。

“妈妈。”一个女孩从屋里走了出来。

“丫丫。”齐妙一见小女孩，上去抱着就亲。

“喂，你别吓着我闺女。”真宝上去推开齐妙，瞪她一眼。

“切，你吓着她还差不多，瞧你那发型。”齐妙推开真宝，把丫丫抱在怀里，朝里屋走去，真宝跟在后面，笑脸凝固。

“说吧，出了什么事？大晚上把丫丫都带出来了，还撬了我的门锁。”齐妙把丫丫放下，开始兴师问罪。

“等了你三个小时你都没回，电话也打不通，我再不撬门，我跟丫丫就成化石了。”真宝一如既往的无理加强悍。

“我心情不好，关机了，是我错了。”齐妙有点理亏。

“唉，算了，这次就饶你不死，明天去把锁换了，给我配一把钥匙。”真宝俨然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

“好的，领导。”齐妙闹她。

真宝嘴一咧，乐了，“我离婚了，为了争取丫丫的抚养权，净身出户。”

转折得太快，齐妙有点接受不了，呆了几秒她才缓慢说道：“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在你这住几天，等我找到工作就搬走。丫丫就放在小区里的幼儿园。”真宝都想好了。

“行，就这么办吧。”齐妙一口答应下来。

孩子很快睡着了，齐妙找了一套新的洗漱用品给真宝，这租住的二室一厅以及新的日用品本来都是给许言准备的，真宝一来，也算是物尽其用了，齐妙想到这些心里苦笑了一下，便去了另外一个房间休息，坐在床头，她开始每天的必须课，写日记。

“看似坚强的女人，其实最伤不起！”

十三个字，再也无话，齐妙倒头便睡，大概是因为跟堂姐倾诉过了，再加上死党真宝在她身边，齐妙的失眠症不药而愈，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齐妙便被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了，不用瞧，便知道是真宝在做早饭，很快，粥的香味飘散开来，齐妙再也睡不着了，“腾”地从床上坐直了身子，把刚推门进来的真宝吓了一跳。

“搞什么，一大早就玩诈尸。”真宝手里端着一碗粥。

“被你那刺儿头吓的，我以为进来个流氓呢。”齐妙跟她斗嘴。

“说真的，你剪那头型，是不是想从头开始？”齐妙一脸认真。

“是的。”

“那行，吃完饭，我跟你去帮丫丫办入学手续，接着你就跟我去找工作吧，以后咱仨人就是一家人了。”齐妙又闹。

“去。”

“谁让你剪这头型的，让我瞬间就有依靠的冲动。连女儿都给我省了，以后咱也不生了，就丫丫一根独苗儿了。”齐妙一本正经。

“许言呢？你不要了？”真宝显然还不知情。

“不要了，男人皆是浮云。”齐妙不想多谈，一挥手。

真宝欲言又止，毕竟两个人是多年死党，彼此不想说的话，她们都会选择互相尊重，就像齐妙也没有细问他们离婚的原因一样，两个人的默契由来已久。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丫丫办理了入学手续，两个人下午直奔人才市场。

两个人信心十足地去了，却灰头土脸地回来，虽然人才市场里很多小白羊，但是新鲜的萝卜实在太多，这么一对比，齐妙和真宝就像两只干瘦而又畸形的老萝卜。

回到家，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又不约而同地去照照镜子，自己都把自己吓了一跳，齐妙的脸又黑又瘦，眼睛肿而无神，真宝顶着一个刺儿头，耳朵上扎了几个洞，偏偏长着一张略显沧桑的脸，怎么看怎么不和谐。

“枯木老尼！”真宝指着镜子里的齐妙说。

“不和谐脸!”齐妙指着镜子里的真宝反驳。

“啊!”两人尖叫一声扑向对方,打闹起来,片刻过后,两个人气喘吁吁地瘫坐在沙发上。

“齐妙,你跟许言是不是吵架了?”真宝先开口发问。

“真宝,你觉得爱情有意思吗?”齐妙的声音瞬间就冷了下来。

“世上本没有爱情,说的人多了,就有了。”真宝说出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你说他还能更无耻点吗?他不仅有了女朋友,而且还背着我已经交往了三年,更无耻的是,他在这三年里还接受我每月给他寄的血汗钱,理由竟然是他们的房子首付款不够,靠,这么说来,我还为他们的幸福小屋添砖加瓦了,不仅如此,我还给他们的婚姻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你说我怎么就这么伟大呢?不知不觉中成就了别人,牺牲了自己。许言镀了金身,现在进了一家五百强企业,有钱了,同时,人家还结婚了,还买房了,我呢?我倒成了一个没钱,没房,没人要的大傻瓜!”齐妙越说越难以控制,脸憋得通红。

“狗男女!真应了那句话,人至贱则无敌!”真宝也气得咬牙切齿。

“怎么离了?薛强不是一直对你百依百顺的吗?”齐妙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

“这个垃圾,混蛋!平时一声不吭,什么都听我的,没想到却背后捅我一刀,为了一个贱人一反常态,要跟我离婚,不仅如此,他还动手打了我!”真宝的眼泪“刷”地掉了下来,她这么一个强硬的女人,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侮辱。

“你就这么任由他打骂？”以齐妙对真宝的了解，真宝决不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我捅了他一刀，不过可惜偏了点，要不然让他一辈子别想做男人！”真宝这话一出口，齐妙汗就下来了。

“果然是最一针见血的惩罚，后来呢？”

“他要告我，本来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妥协的，但是我有了丫丫，所以，我便答应离婚了，条件是要丫丫，他的臭钱我一分不要！他永远也别想见丫丫！我怕他脏了我闺女的眼！”真宝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齐妙也不是认识她一天两天了。

“那丫丫呢？她也不想见爸爸吗？”齐妙冷静地说。

“我不管，她是我女儿，她必须听我的。”真宝的霸道和强悍一如从前。

“好好好，都听你的，姑奶奶！我们收拾一下，去接丫丫吧。”齐妙哄她，真宝破涕为笑。